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40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楝子

南京王振羽

今冬,天冷,扬子江边的石城大雪纷飞,一天一夜,无休无止。如此大雪,令人想起儿时时代汝水边上的隆冬时节,还有村子古老寨墙上的楝树来。

汝水两岸,虽有首山、柏宁冈蜿蜒起伏,但多沃野平畴,河流纵横。星罗棋布的大小村庄,宛若一座座“森林”,枝丫摩天,郁郁葱葱,房舍、院落倒似乎成了点缀,散落其中,疏阔,散漫。森林之中的树木,杂乱无章,各有风采。有杨树,有柳树,有刺槐,有椿树,有桐树,有桑树;也有不成规模的各种果树,如枣树、杏树、梨树、桃树等,春天里,姹紫嫣红,盛夏中,浓荫蔽日,煞是喜人。但,还有一种树,似乎更有势力,几乎无处不在,却并不讨人喜欢,是啥树?楝树。

家在村子东头,属于寨门之外了。门前有一水塘,乡人多说坑,四季清澈,水中也会散养一些鱼,望天收而已。夏季里坑中的青蛙特别活跃,鼓噪不已,此起彼伏。就是这样的大坑,冬季经常结冰。哥哥带着我和弟弟在冰面上玩耍、打闹,鞋子、衣服都搞得湿透了,还乐此不疲。已经年迈的祖父会站在坑沿上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撒欢,又担心孙子们出意外,挥动着拐杖,喊我们上岸,急切爱怜的眼神,历历如在目前。穷冬烈风,并无大雪,更多的时候,是哥哥和我一大早起来,就在坑里就着冰冷的水,抹一把脸,便匆匆赶往村里的学校去了。

从家里出门往西,到东寨门口,并不进村,而是沿着寨墙北走,大致到荆蛮子家的后院墙,寨墙转弯西走直到村子里的北寨门,从这里下寨墙再往北,就是汝水大堤下的校园了。村子里的寨墙据说修筑于同治年间,只有东、北、西寨门,没有南门。寨墙本是夯土而筑,年久风侵雨蚀,荒草离离,杂树丛生,多是刺槐、辣条,更有楝树,春夏时节,这一绿色屏障,蜿蜒盘旋,如同巨龙。多年后,去山海关、雁门关、嘉峪关登临长城,在南京流连明城墙,就会想起村子里的老寨墙来。

到了秋冬时节,寨墙之上褪却了绿装,枯

枝败叶,瘦硬密实,而楝树虽然也会树叶凋落,却很顽强,似乎一直在抗争,这些叶子并不心甘情愿从枝头褪走。更有意思的是楝树上的果子,也是顽固不化,挂在枝头,颤颤悠悠,就是不愿落下。我们对这些果子实在是毫无兴趣,它们能派什么用场?

隆冬腊月,在水坑里洗脸洗手,还是出了问题,双手皴裂,脸上也是粗糙得紧,疼,真是疼啊。母亲说,去拾些楝子来吧。哥哥和我还有点疑惑,这些楝子,鸟都对它不理不睬,漠视蔑视,它能有啥用?哥哥和我还是拎着篮子,到寨墙上来拣拾楝子。楝子有落在地上的,还有挂在树上的,散发出一种并不刺鼻却有点异样的味道。不管了,听妈妈的话,弟兄两个分头捡拾起来。忙乎了一会,哥哥脱下棉衣,摘下帽子,扔给我后,就噌噌爬上楝树,扳着楝树的枝杈,拼命地摇晃起来。在这样的摇晃之下,楝子如雨点一般纷纷坠落,铺在地上,密密麻麻,圆滚滚的果子,如珠子一般,嘈嘈切切错杂弹,还蹦起来了,很是好看。但,这些东西,虽然外面光鲜亮丽,却不能食用,真是太遗憾了。

弟兄两个把楝子弄回家,气喘吁吁的。冬夜漫长,晚饭后,哥哥和我在看闲书,妈妈却在煤火上烧了一大锅水,热气腾腾,整个房间也暖和起来。妈妈把开水舀进水盆里,又把楝子放进去,房间里很有点药香弥漫的意思。妈妈说,你们来洗一洗吧。哥哥还不大情愿,弟弟和我听妈妈安排,就开始用楝子水洗手、洗脸。妈妈说,先不要洗,泡着,多泡一会。就这样,换了几次水,洗过手、脸之后是泡脚。还真是奇效,这些楝子水去污除垢,利索得很。洗过之后,手脚暖和,轻松异常,让人神清气爽。

后来到了镇上读书,查看一些资料,方才知道楝子也可以当肥皂用呢。那个年月,家里怎么会用得起肥皂啊!更不要说所谓的香皂、洗面奶了。

岁首,想起当年的楝子,这些古寨墙上的楝子。

被拔了下来。孩子正在用力地抡起胳膊砸着手机充电线。我心中一惊,赶紧冲进房间,只见充电线已经被砸得七零八落,一地的线缆散乱。

我决定好好教育一下这个“犯规”的小家伙。我一把把他拽过来,在屁股上揍了两巴掌,“质问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可他并没有退缩,反而在我面前一脸坚定,眼中含泪地说:“因为我看到了一条小蛇,它在桌子下面盘踞着,我知道妈妈害怕蛇,所以我就用力打它。”我一愣,然后顺着他的目光去看那条“小蛇”。在昏暗的灯光下,充电线隐隐约约地呈现出来的样子,的确有几分像蛇。

看着孩子惊恐又委屈的神情,我心中五味杂陈。一方面,我为儿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及对我的爱而欣慰;另一方面,我也为自己简单粗暴的教育举动感到内疚。让我们一起呵护孩子们那如同草莓般甜美、丰富的想象力吧!

口腔,所以这个工具又叫绷钩,它与弓箭的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接着说:“我来考考你,让你猜一个谜语,‘一条乌龙排过江,节节里头是竹枪。开弓未射箭,白头公子亡。’”我听了抓头挠耳,忽然恍然大悟,这不就是绷钩么?父亲听了哈哈大笑,点头称是。

正说着,有一处的网线被死死地往下拽,父亲不慌不忙,划船过去,一手轻轻收绳,另一手拿起抄网一捞,鱼儿收进网中。两个多小时后,小船舱中鱼儿的蹦跳声此起彼伏,便知道收获又是满满的。父亲留下一部分让我们大快朵颐,还有的拿到集市上去卖。

“姜太公钓鱼——愿者上钩”“宁在直中取,不向曲中求”都形象地描述了姜太公当年用直钩来钓鱼。后来看了一些书,才知道当时的直钩就是绷钩,原来是姜太公发明的,他渭水垂钓,用的就是绷钩。它就是智慧的象征。

如今,绷钩这种传统钓鱼方法,早已远去。但每每看到悠闲自得的垂钓者,我就会想起童年时纯真美好的时光,想起那逝去的流年碎影。

围炉烤橘

河北保定 张天成

冬至过后,天气愈寒,下班走出单位,夜幕已渐渐低垂。路过小区门口,一个裹着厚厚棉衣的老妪,正站在三轮车旁卖橘子,路人行色匆匆,三轮车上剩下的最后一些橘子,始终无人问津。老妪与母亲年龄相仿,想着让她早一点回家,便买下了全部的橘子,满满一塑料袋。

回到家,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碌,顺手接过了橘子。晚饭后,我正悠闲地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时,母亲突然拿来一个橘子塞到我手上,暖暖的,还带着些许温度。“妈,这橘子咋是热乎的?”母亲笑着指了指墙角的暖气,刚才买回来的橘子早已整齐地排列在暖气片上。母亲说:“外边天气太冷了,把橘子放在暖气上热一下,好吃又暖胃。以前冬天吃橘子,都要放在煤炉旁烤一烤!”和着那份温暖,我顺势剥开了橘子,清甜顿时散发出来。

小时候,农村老家没有暖气,一到冬天,家家户户基本都靠煤炉取暖。北方的冬天,水果种类很少,橘子是最常见的,每次母亲去镇上赶集回来,总会带回一兜橘子。傍晚时分,母亲便开始给炉子添煤,一会儿,炉火慢慢散出热气,通红的小火苗从炉口蹿出,暖意瞬间涌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。母亲拿来橘子,放在炉口边围一圈,一家人围在炉子旁烤火,有说有笑,其乐融融。嘴馋的我和姐姐眼巴巴地盯着橘子,不停地催促着母亲,随时准备开吃。慢慢地,橘子皮开始变干,就像老太的脸上起了皱纹,还时不时发出“滋滋”的声音。金黄的橘皮,经过翻烤,微微有些发黑发焦,热气从橘子里冒出来,散发出类似陈皮的浓郁香味。“可以吃了!”母亲一句话,我和姐姐便迫不及待拿起烤橘子,发烫的橘子在手里来回倒腾,也舍不得放下。剥开来,温热的橘瓣入口,酸甜的汁水一下子充斥整个口腔,好像甜度都增加了几分。摸过烤橘子的手,黑黢黢的,母亲坐在一旁,看着我和姐姐狼吞虎咽吃橘子的画面,不停地笑着。剥下来没有烤糊的橘子皮,母亲也舍不得扔掉,会切成丝条状,晾晒在窗台上风干,然后小心翼翼地存放在空罐头瓶里,留给父亲泡水喝。那时候,乡村的日子简单而质朴,一个烤橘子,成为童年里最甜蜜、最温暖的记忆。

长大后,搬来城市,冬天有了暖气,能吃到的水果也越来越丰富,围炉烤橘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。冬夜漫漫,窗外寒风呼啸,看着暖气片上排列整齐的橘子,望着母亲渐渐老去的身影,思绪万千。昔日炉火熊熊燎动的声音,冒着热气微微发焦的橘香,一家人围在炉火旁说笑的话,久久挥之不去。那份温暖的甜蜜,被深深埋在了心底,它承载着那段既暖且慢的冬日时光,还有世上最温暖的亲情。

我们70后,在一起闲谈儿时的美味时,都不约而同地会提到油窝窝。那是北方农村一代人的集体回忆。

我记事的时候,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吃的还是窝窝头。既有高粱面的黑窝窝头,又有玉米面的黄窝窝头。黄窝窝头吃多了胃里会泛酸,我们这里的人都说是“烧心”。而黑窝窝头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,因此,那时候的主食是黑窝窝头。但黑窝窝头也有不足之处,趁热吃可以,一凉了就坚硬无比。据说,冬天里两口子吵架,吵着吵着,打起来了。女的拿起一个黑窝窝头砸到了男的头上,竟然鼓起了一个大包。还有个段子,用凉黑窝窝头喂狗,狗啃了好一阵,竟然无从下口,最后果断放弃。

那时候吃得不好,往往半晌就饿了,在学校是没辙了,只能忍着。若是放假在家,那可是忍不住的,胃里像有一双小手在扒挠,让人心神不宁、坐卧不安。那时候主食还不能保证呢,哪有什么零食呀?只有打篮里窝窝头的主意了。篮子是挂在屋梁上的,说是防老鼠,其实是防我们这些孩子的。但防是防不住的,站在地上够不到,就站到凳子上;还够不到,就再擦一个凳子。

如果是夏天还好些,冬天里窝窝头拿到手也是无从下口,你想呀,狗还啃不动呢!不过,我们有办法。那时,冬家家户用的是煤火。虽然火是封着的,但煤火口周围还是非常热的。我们耐着性子,把窝窝头放在煤火上烘。窝窝头渐渐热了,不过还是硬的,烘热的窝窝头和刚蒸出来的、刚出锅的还是不同。我们不知道是谁的创造发明,在窝窝头的窝窝里滴上几滴香油,撒点盐,窝窝头里马上蒸腾起一股香气,这股香气会马上弥漫到屋子的每个角落,甚至会飘散到院子里,邻居家。还不用急着吃,拿双筷子,把窝窝头从里面捣碎,让香油和捣碎的窝窝头充分混合。这就是所谓的油窝窝!左手捧着窝窝头,右手用筷子夹着浸透着香油的窝窝碎块儿,一点点细嚼慢咽,我敢说,那是当时贫寒生活中最大的享受了。

一个油窝窝下肚,更加勾起了食欲。有心再做一个,又怕家人发现。心里斗争来斗争去,还是抵御不了美食的诱惑,只好铤而走险,如法再炮制一个。结果可想而知,因为家人收工回来,一屋子还飘散着油窝窝的香气,抵赖也抵不过。好在只是数落一阵,并没有什么严厉的惩罚。

现在窝窝头,比白面馒头贵多了。吃窝窝头的时候,也有各种精美的小菜,用不着做成油窝窝了。但仍是时常记起儿时的油窝窝,这大约就是相见不如怀念吧。

人间烟火

油窝窝

河南封丘 张晓峰

舌尖记忆

草莓样的爱

南京袁家利

家庭相册

友人相聚,聊起家中孩童,赞叹道:“孩子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啊。”她说,有一天,她像往常一样对孩子说:“妈妈很爱你。”然而,她的孩子却回答道:“妈妈,你总是这样说,可我还是不明白你的爱是什么样子。但我对你的爱是粉色的草莓样,身上有很多小点点,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……”

我有同感,孩子眼中的世界总是充满了惊奇与梦幻。记得有一次,我正在屋子里沉睡,两岁多的孩子突然跑进屋里,急急地说:“妈妈,快出门看,天破了好多洞洞,正在流泪,应该很疼!”我走到窗前,只见大雨倾盆而下。孩子的想象力让我重新审视了这个世界的美好和神奇。

而我们大人常以自己的惯性思维来教育孩子。那天,我正沉浸在工作中,手机插在隔壁房间的充电器上静静地充电。突然,耳边传来一阵异响,跑过去一看,充电器已从墙上

“南去北来人自老,夕阳长送钓鱼归。”读到此诗,我常想起童年时的捕鱼之趣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物资比较匮乏,父亲利用农闲时间做一些工具去捕鱼,既可以改善我们的伙食,也可以挣一些零钱贴家用。最常用的是竹卡子钓鱼,就地取材,简便易制。父亲先从自家的竹园里砍了一些细竹枝,然后将竹枝切成一段一段的,每段约三四厘米长,两头削尖,中间有一竹节。装钓时,将两头的竹尖向中间弯过来形成一个圆圈,用一厘米多的麦梗(或芦苇)套住两个竹尖,再在麦梗(芦苇)中间放一点配好的饵料,然后在竹竿腰上绑上一根线,一根竹卡子就完成了。制作好数十个竹卡子后,再把一根根系着鱼卡子的短线均匀地系在一根长长的丝线上,捕鱼工具制作完成。

父亲找来小木船,把这些竹卡子全部装上,然后来到水质清澈、水流舒缓的河面,便开始下卡施钓。父亲点起一支烟,耐心地等待。一次,我好奇地问父亲竹卡子怎么能钓到鱼。父亲说,当鱼儿把竹卡子上的鱼饵直接吞入口中,用力咬合时麦梗(芦苇管)断裂,弯曲的竹针会立马崩开,牢牢卡住鱼的

四时有景

钓趣偶记

南通陆漪

岁月有痕